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ELANTECHUANZHANGDEERNU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凡尔纳 著 涂建安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54635

I565.44
154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ELANTECHUANZHANGDEERNU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I565.44
154

(法)凡尔纳 著 涂建安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63072

013024832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凡尔纳（Verne, J.）著；涂建安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01-0
I. ①格… II. ①凡… ②涂…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420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凡尔纳 著；涂建安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9.5
字 数：51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01-0
定 价：47.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部 南美洲.....	1
第一章 天平鱼	2
第二章 漂流瓶里的文书	6
第三章 马尔科姆城堡	13
第四章 伟大的计划	18
第五章 邓肯号起程了	23
第六章 六号舱的神秘客	27
第七章 雅克·帕噶乃尔的来龙去脉	33
第八章 邓肯号上又添了一个好人	38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43
第十章 南纬三十七度线	51
第十一章 横穿智利	58
第十二章 一万二千贡尺高空历险记	63
第十三章 印第安人的“王宫”	69

第十四章	失踪的孩子	77
第十五章	雅克·帕噶乃尔的西班牙语	82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88
第十七章	潘帕斯草原	96
第十八章	寻找淡水补给处	104
第十九章	夜遇红狼	112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120
第二十一章	独立要塞	126
第二十二章	可怕的洪水泛滥	133
第二十三章	像飞鸟般生活	140
第二十四章	继续像飞鸟般生活	147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154
第二十六章	离别	160
中部	澳大利亚	167
第一章	返回邓肯号	168
第二章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	176
第三章	阿姆斯特丹岛	183
第四章	帕噶乃尔与麦克·纳布鲁斯少校的打赌	190
第五章	印度洋上的风景	200
第六章	做客贝努依角	208
第七章	布里塔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215
第八章	到内陆去	223

第九章 神奇的大陆	228
第十章 意外事故	235
第十一章 探险家的故事	242
第十二章 从墨尔本到桑达斯特的铁路	249
第十三章 巧遇土著小孩	256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的金矿	263
第十五章 澳一新日报	271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土著	277
第十七章 百万富翁畜牧主	286
第十八章 马匹的意外死亡	295
第十九章 揭穿假面具	303
第二十章 寻求帮助	310
第二十一章 心急如焚的四天	318
第二十二章 强渡斯诺威江	325
下 部.....	333
第一章 麦夸里号	334
第二章 吃人的历史	340
第三章 新西兰的大屠杀	346
第四章 遭遇岩礁	352
第五章 第一计划失败	358
第六章 食人肉习俗的理论探讨	364
第七章 终于到达了本该逃避的地方	369

第八章	所在国家的现状	375
第九章	怀卡托江和怀帕河的文汇处	382
第十章	落入毛利人之手	388
第十一章	毛利人部落	394
第十二章	毛利人头领的葬礼	401
第十三章	越狱	407
第十四章	“塔布”令保护的山	413
第十五章	帕噶乃尔的绝招	421
第十六章	腹背受击	427
第十七章	又见邓肯号	433
第十八章	是艾尔顿还是本·乔伊斯	438
第十九章	一笔交易	442
第二十章	玛丽亚——泰雷莎岛	449
第二十一章	团聚在小岛	455
第二十二章	雅克·帕噶乃尔的秘密	461

第一章 天平鱼

1864年7月26日，一艘富丽堂皇的蒸汽游艇，乘着猛烈的东北风，在北海海峡全速前进。海风吹拂着飘扬在船尾的英国国旗，不断地与桅杆“亲吻拥抱”，并发出啪啪的声音。在主桅的顶端，一面蓝色的小燕尾旗上面用金线整齐地绣着船主人姓名的首字母，金字上边的花冠形状是船主人的家族标记。这就是“邓肯”号，她原本是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勋爵一部分。在英国议会上下院十六位苏格兰元老当中他是最声名显赫的一位，同时也是联合王国“皇家泰晤士河游艇俱乐部”中最显赫的成员。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勋爵这时正陪着他的妻子格雷那凡夫人以及他最尊敬的表兄麦克·纳布鲁斯少校在这艘船上。

这艘新造的邓肯号游艇在克劳德海湾外几海里的海面上试航之后，现在正准备返回格拉斯哥。就在阿伦岛赫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突然有一条无比庞大的鱼正在游艇的航迹中扑腾，负责瞭望的水手发现后马上把这一迹象告诉船长。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即命人告诉爱德华勋爵这种巧遇。勋爵和麦克·纳布鲁斯少校随即登上艙楼并询问船长对这鱼的看法。

“说实话，阁下，”约翰·孟格尔严肃地说，“我想它极有可能是一条大个头的鲨鱼。”

“可是这片海域怎么可能会有鲨鱼呢？”格雷那凡惊奇地说。

“毫无疑问，”船长说，“这是一条能生存于各个海域各个纬度的天平鱼，我可以向您承诺，那一定是天平鱼，我们即将要打交道的就是这种坏家伙！如果阁下同意的话，如果格雷那凡夫人有兴趣观看这种前所未有的钓鱼活动，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来路了。”

“您觉得如何呢，麦克·纳布鲁斯？”格雷那凡勋爵问少校，“您是否想试试呢？”

“只要你愿意，我就没有意见。”少校平静地答道。

“再说了，”约翰·孟格尔又说，“如何才能把这个可恶的牲畜驯服呢？不如我们就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试试看吧！相信那场面一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的！”

“干吧，约翰！”格雷那凡勋爵说，随即命人通知了格雷那凡夫人。夫人来到艙楼依偎在她丈夫的身边，眼中充满了期待和迷惑，她已经被即将到来的这场动人心魄的捕鱼活动彻底吸引住了。

此时的海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以至于大家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那头鲨鱼在海面上快速游动的身影。只见它以惊人的活力时而冲向前方，时而钻进水里。约翰·孟格尔不急不缓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恰到好处的命令，水手们把一根粗大的绳子从右船舷墙上抛出去，绳上挂了一个能够旋转的鱼钩，钩上放了一块很厚的肥肉。尽管鲨鱼离游艇还有五十码的距离，但肥肉的香味已经引得它垂涎三尺，它在迅速向游艇靠近。这时大家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它的鳍了，鳍尖呈灰色，鳍根是黑色，每一片鳍都在猛烈地拍打着波涛，而它的长尾巴使它的身子保持着良好的平衡，稳稳地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行进。在它前进的同时，那双贪婪突出的大圆眼睛也逐渐显露了出来，翻身时，它张开下颌，露出四排白森森的牙齿。那硕大的鱼头，活像一个榔头柄上安置了两只榔头。约翰·孟格尔断定，这是角鲨科里最贪婪的一种，英国人和普罗旺斯人对它都有着不同的称呼。

邓肯号上的游客和水手们都把目光紧紧地聚在鲨鱼的动作上。只见那畜生眼看就要触到旋转鱼钩了，可它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先翻了一个身，之后准确地咬住鱼钩，于是大块的肥肉便瞬间消失在它那宽大无比的喉咙了。这一上钩，把粗绳子震得猛烈颤动起来，水手们通过大横桁顶端的滑轮把那凶狠的怪物使劲地拽了上来。这角鲨眼见自己被迫离开了熟悉的生活领域，便开始拼命挣扎，好在大家还是努力抵住了它那凶猛的蛮劲，水手们用一根打了活结的绳子绑住了它的尾巴，这下它终于动弹不得了。不一会儿，大家便把它拖过舷墙，狠狠地摔在游艇的甲板上。一个水手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猛地一榔头，一下子把它那粗得吓人的尾巴砍断了。

辛苦的捕鱼过程终于结束了，这群勇敢的人最终还是把这鱼给征服了，水手们在满足的同时，却无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原来，在游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仔细探索鱼肚里面的内容。水手们对鲨鱼那从不挑剔的贪婪胃口总是充满了好奇，在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水手们所得到的收获往往是预料不及的。格雷那凡夫人实在不想观看这种有些血腥的“探索”过程，于是起身回去艙楼了。此刻鲨鱼还有一丝气息，这家伙身长十尺，体重超过六百斤。当然，凭它的体积，这样的重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这条天平鱼在同类里也算是个大个头，无疑能名列最令人胆寒的鲨鱼名单上。

此时的大家十分激动，他们马上用斧头对巨鲨进行开膛破肚。旋转钩钩径直钻进了这家伙的肚子里，可令人失望的是它的肚子里居然空空如也！这条鲨鱼显然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水手们正垂头丧气地准备把这没用的东西扔回海里去时，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紧紧嵌在鱼肠里的粗大玩意儿引起了水手长的注意。

“嘿！看！这玩意儿是什么？”他问道。

“那个呀，”一个水手答道，“可能是一块石头吧，这家伙可能饿到饥不择食了。”

“哼！”另一个水手并不那么认为，“准是这无赖吞到肚子里的一个没打中的炮弹，只是它还没来得及消化而已。”

“你们的观点都不对！”游艇大副汤姆·奥斯汀反驳他们说，“你们难道没看出来这条鲨鱼是个老酒鬼吗？很明显它是为了滴酒不漏，所以它不仅喝了酒，而且把酒瓶也吞下去了！”

“不会吧！”格雷那凡惊讶地问，“鲨鱼肚里怎么可能有酒瓶呢？”

“那绝对是一个瓶子，”水手长说，“我还可以断定的是，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出来的。”

“那好，汤姆，”格雷那凡勋爵说，“您先小心地抽出酒瓶来，一般从海里拾起来的瓶子里往往装有珍贵的文书。”

“真是这样的吗？”麦克·纳布鲁斯少校说。

“极有可能。”

“噢！我不想跟您争辩，”少校答道，“如果是瓶子没准儿里面真有个什么秘密呢。”

“关于这一点，相信真相马上就能揭晓了，”格雷那凡说，“怎么样，汤姆？”

“大家看，”大副一边回答，一边向众人把他好不容易从鲨鱼肚里取出来的一个不成模样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

“好，”格雷那凡说，“去把这难看的脏东西洗干净吧，再把它送到舰楼来。”

汤姆遵命出去办了。片刻之后，这只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被拾到的瓶子便摆在了高级船员餐厅的桌子上。在座的有格雷那凡勋爵、约翰·孟格尔船长、麦克·纳布鲁斯少校和格雷那凡夫人，尤其是夫人更是对此事充满好奇心啊。

海上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刚开始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人人都在打量着这块不起眼的漂浮物，究竟里面装的是记录某次灾难全过程的秘密

呢，还只是某个航海人闲得无聊时扔在海里任其随波逐流的一封无足轻重的信件，又或者仅仅是一个空酒瓶。

不过，谜底仍是要揭晓的。格雷那凡不再迟疑，他开始着手审视这只瓶子。他小心谨慎的态度正是审视这一类物品所必需的，瞧他那模样，俨然是一位刑事诉讼的预审法官在记录某个重大案件的一些特别之处。按着勋爵自己的说法，那些表面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迹象往往可以引导人们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探索瓶子的内部之前，先研究它的外部是必需的。这瓶子口很小，结实的瓶颈上还缠着一根布满锈迹的铁丝，酒瓶壁很厚，估计能够承受好几个大气压力，这些细节显然说明这瓶子原本可能是一个香槟酒瓶。历史上阿依或埃佩奈的酿酒人的酒瓶能砸碎椅脚横档，酒瓶本身却完好无缺。正是这样的瓶子才能够经受种种折磨而不受损害。

“这酒瓶是属于克里哥酒窖的，”少校立即作出判断。因为少校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

“亲爱的少校，”格雷那凡夫人说道，“其实是什么瓶子并不重要，关键是咱们得知道这瓶子的出处啊。”

“哦！那是当然，我亲爱的夫人，”格雷那凡勋爵说，“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来的，你们瞧盖在瓶上的这层石化物质，这些矿化了的物质无疑是海水作用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个漂浮物在被鲨鱼吞到肚子里之前已经在海洋里呆了很长时间。”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少校答道，“恰是因为这层石质的包裹使易碎的瓶子得到了天然的保护，否则它不可能在海里游行这么长时间。”

“可瓶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格雷那凡夫人有些好奇地问道。

“别着急，我亲爱的海伦那，你要知道，我们需要耐心地同着酒瓶打交道。要么我们全错了，要么我们就能在这瓶子上找到所需要的答案。”勋爵一边说一边着手刮掉那些保护瓶颈的坚硬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就露了出来，可以看出这塞子已经被腐蚀得极为严重。

“情况不妙啊！”格雷那凡说，“如果里面真有什么纸质物的话，那也一定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了。”

“这问题确实令人揪心啊！”

“还要补充一点，”格雷那凡又说，“这瓶子塞得不紧，早该沉到海底了，多亏那条该死的鲨鱼，我们才能在邓肯号上看到它呢！”

“没错，”约翰·孟格尔说，“要是我们在公海上找到它，就可能有确定的纬度和经度，我们只要研究海水流向和大气气流就可以清楚地

辨认出它经过的路线。可惜偏偏遇上这么一个鲨鱼邮差，这下瓶子的来历就完全是个谜了，真让人不知所措！”

“我们先看看再说吧。”格雷那凡说道。这时，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瓶塞，一股浓重的咸盐味刹那间便在舰楼里散发开来。

“怎么样？”格雷那凡夫人带着女性特有的急切心情迫切地问道。

“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格雷那凡说，“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果然有文书在里面啊！”

“有文件！有文件！”格雷那凡夫人附和道。

“不过，”格雷那凡说，“文件好像被水浸湿了，根本无法取出来，都粘在瓶壁上了。”

“干脆把瓶子打碎吧！”麦克·纳布鲁斯说。

“还是保持酒瓶完整吧。”勋爵反对道。

“我也同意这一点。”少校也赞成勋爵的这一说法。

“这固然是好，”格雷那凡夫人说，“但相比下包装内容显得尤其珍贵！不牺牲包装怎么能知道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阁下只要把瓶颈敲掉就可以了，”约翰·孟格尔最后提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既取出文件又不损坏瓶子了。”

“哦！瞧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亲爱的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夫人嚷道，她想立马就把船长的这一建议付诸实践。

鉴于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别的方式开瓶，于是，格雷那凡豁出去了，决定牺牲掉这珍贵酒瓶的瓶颈。要注意的是敲瓶颈还不得不用上锤子，因为瓶子的石质外壳坚硬得像花岗岩，能对付这硬家伙的也只有铁锤了。过一会儿，瓶颈被敲碎，瓶里的文书慢慢地显露出来，可是又遇到新的问题了，大家随即看到瓶里有好几张纸片粘在一起。格雷那凡极其小心地取出纸片，再慢慢分开它们，摆在格雷那凡夫人、少校和船长等人的面前。

第二章 漂流瓶里的文书

那些纸片已有一大半被海水腐蚀得只能隐约看见上面几个模糊的字迹，而且那还只是一行行几乎完全模糊的句子中唯一残留的幸存者。格

雷那凡勋爵把纸片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几分钟，最后他决定把它们对着阳光，试图读懂这些劫后余生的、最细微的笔画痕迹的含义。随后，他的视线缓缓地移落在了正在用焦虑眼神注视着他的朋友们。

“这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他说，“很像是同一个文本用三种语言复写出来的，分别是英语、法语和德语。这纸片上那些还没有被完全腐蚀的词语使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这些词到底表达了什么含义呢？”格雷那凡夫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个现在我也不清楚啊，亲爱的海伦那，文件上残留的字迹实在太难辨认了。”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三个版本文件上的字迹凑在一起，相互补充！”少校建议道。

“你说得对极了，”约翰·孟格尔船长说，“海水浸湿这些句子不可能正好在同一个地方吧，如果把那些零零碎碎的词语拼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在其中找出一部分可以理解的意义。”

“对，我们应该做的正是这个。”格雷那凡勋爵说，“现在让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是这份英文文书。”

“这真是模糊不堪呀！”少校垂头丧气地说。

“无论如何，”船长说，“至少这是我们能认识的地道的英文啊。”

“正如船长所说，”格雷那凡勋爵说，“还有几个完整的词。”

“是呀！”这时格雷那凡夫人喜笑颜开，“看来这封文书已经有些线索了。”

“可惜，”少校说，“我们还没有凑到一个完整的句子。否则我们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找到失事船只的名字和沉船的地点了！”

“一定可以找到的！”爱特尔华勋爵十分肯定地说。

“这是肯定的，”一向爱附和别人意见的少校说道，“只是我们该如何开始呢？”

“用一个文件补充另一个文件。”

“那还等什么呢，快找吧！”格雷那凡夫人嚷道。

第二片纸的字迹更难辨认，可以看见的只有寥寥几个孤立的文字。

“这是用德文写的。”约翰·孟格尔船长只匆匆地瞥了一眼便肯定地下了这个结论。

“莫非您懂这种语言，约翰？”格雷那凡问道。

“是的，阁下。”

“那好，快告诉我们这几个词的意思吧！”勋爵一副十分迫切的样子。

船长拿起文书，然后仔细研究了一番，随即发表了他的见解：“首先能确定的是事件发生的日期：6月7日。把英文文书提供的数字和这个数字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期了：1862年6月7日。”

“太棒了！”格雷那凡夫人喜上眉梢，“继续说下去吧，约翰。”

“在同一行里，”年轻的船长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带来了更大的惊喜，“我看到这是一艘来自格拉斯哥海港的船只。”

“你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少校回应他说。

“可惜文书的第二行全部缺失了，”约翰·孟格尔又说，“但在第三行，有两个重要的提示词，意思是‘两个’和‘水手’。”

“如此看来，”格雷那凡夫人沉思，“就是说，就是有两位水手和一个船长喽？”

“夫人说得一点也没错。”格雷那凡勋爵也表示了赞同。

“可是我得承认，”船长接着又说，“接下来这个词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才好，也许第三个文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至于这最后两个词倒不难，意思是‘给他们’，把这两个词与出现在英文文件第七行的词联系起来，不难得出‘给予他们救援’这个明显的结论。”

“没错！是给予他们救援！”格雷那凡惊喜地说，“但这些不幸的人究竟在哪里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一点与地点有关的线索都没有，事故现场还是个谜。”

“但愿这文书的法文版能带给我们更多明确的信息。”格雷那凡夫人明显十分地期待。

“那我们看看法文文书吧，”格雷那凡说，这语言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研究起来更方便些。”

“噢，有数字！”格雷那凡夫人惊喜地叫道，“快瞧，先生们，瞧呀！”

“我们再耐心琢磨吧，”格雷那凡勋爵说，“我们先从头开始，首先把这些分散又不完整的词一个一个恢复起来。头一批字母说的是一艘三桅船，与英文文书的内容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得出这艘船的全名了：布雷塔尼亚号。后面这个词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的。”

“能知道这些细节已经实属不易了！”约翰·孟格尔赞许地说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是在南半球发生海难的。”

“还是太模糊了。”少校显然跟大家意见不同。

“你听我继续说下去，”格雷那凡接着说，“看这个！它意味

着，这些倒霉的人在某个地方靠了岸。但是到底是在哪里呢？莫非是在某个大陆？”

“是‘残酷’！”约翰·孟格尔大声说道，“德文这个词的解释是‘残酷’！”

“接着看下去！接着看下去！”格雷那凡激动的心情显而易见。随着残缺字词的字义逐渐浮出水面，勋爵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水手是在印度出事的？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呢？哦！我明白了，”勋爵高兴地叫了起来，“是经度！那纬度就是三十七度十一分。好了！我们终于找到准确的线索了。”

“但经度还不知道呢。”麦克·纳布鲁斯少校提醒到。

“哪能事事完美呢！我亲爱的少校，”格雷那凡答道，“知道准确的纬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了，可以肯定地说，法文版是三封文书中最齐全的。很明显，其中的每一份都是另两份逐字逐句的翻译稿，因为每一份的行数都一样。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三份文书并翻译成同一种语言，然后去寻找其中逻辑性最强、概率性最高、最明确的字义。”

这时，少校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您是准备把它们译成英文、法文还是德文呢？”

“当然是法文，”格雷那凡答道，“因为大部分有意义的词都是在这个瓶子的法文文书上找到的。”

“阁下的话很有道理，”约翰·孟格尔说，“而且法语还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语言。”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现在就把残存的片言只字集中抄写下来，同时用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词填补字里行间的空白，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之后我们再加以比较和判断。”

说干就干！格雷那凡立即拿起了羽毛笔，过一会儿，他把一张写满字的纸拿给朋友看，纸上写着这几行字：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布雷塔尼亚格拉斯哥

沉没哥尼亚南

登陆两个水手

Gr船长靠岸

大陆pr残酷印度

扔文书经度

纬度37度11分给予救援

完了……

这时，一个水手打断了大家的讨论，他前来向船长报告邓肯号正在驶进克劳德湾，请示船长接下来的航程。约翰·孟格尔转过身问格雷那凡勋爵：“阁下有什么命令？”

“尽快抵达丹巴顿，约翰，”勋爵毫不迟疑的命令说，“等格雷那凡夫人回到马尔科姆城堡，我就直接到伦敦把这份文书交给海军部。”

于是，船长约翰·孟格尔发出命令，水手出去把命令转达给大副。

“现在，朋友们，”格雷那凡说道，“我们继续研究，一次重大海难的线索已经被我们发现了。亲爱的朋友们，要知道，我们的洞察力可是与这几个人的生死紧密相连的啊，因此，为了揭开谜底，让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吧。”

“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亲爱的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夫人第一个响应她丈夫的话。

“首先，”格雷那凡接着说，“就这个文书而言我们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知道的有哪些；第二，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出些什么；最后，什么是我们完全未知的。现在来看看我们知道的有哪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开出一艘名叫布雷塔尼亚号的三桅船遭遇沉船事故，两位水手和他们的船长情急之下将这份文书扔在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的海上，文件中还明确地提出了救援请求。”

“没错，就是这样！”少校再一次回应。

“那我们又可以推出些什么呢？”格雷那凡接着提出了第二个疑问，“首先，海难是发生在南半球的海上。这个词需要注意，大家不觉得这个词已经把海难发生地告诉我们了吗？”

“巴塔哥尼亚！”格雷那凡夫人大声地念出了这一地名。

“正是！”

“可是……巴塔哥尼亚是在纬度三十七度线上吗？”少校仍然有些疑惑。

“这不难得到答案，”约翰·孟格尔展开一幅南美洲的地图来解答少校的疑问，“您看，三十七度纬线刚好擦过巴塔哥尼亚，这条纬线穿过阿劳卡尼亚，接着又穿过巴塔哥尼亚的潘帕斯北部，最后进入大西洋。”

“很好，我们接着推测，那船长和他的两位水手将船靠向……靠向哪里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是大……大陆！你们明白吗？是大陆！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岛屿。那么，后来这些人命运如何呢？这里正巧有两个字母，这两个神秘的字母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原来，这些人不幸被抓